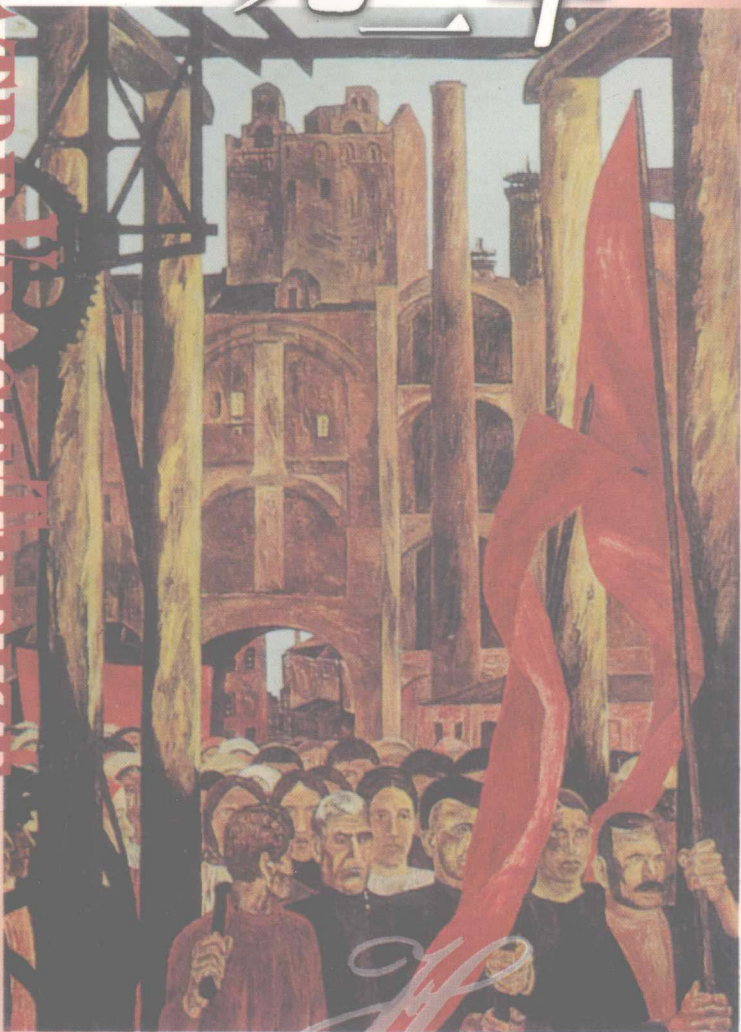


九三年

QUATRE VINGT-TREIZE

去雨果著



Victor Hugo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

九三年

[法] 雨果著

赵坚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晓乐

封面设计:主 坚

责任校对:王蓉蓉

九 三 年

〔法〕雨 果著 赵 坚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300000 印数 0001-8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130-X/I · 1034 定价:13.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海 上

第一章	索德烈树林	(3)
第二章	克莱摩尔号军舰	(16)
一	英国和法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6)
二	黑夜中的军舰和那位神秘乘客	(18)
三	贵族和平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
四	战争机器	(26)
五	力与人	(29)
六	天平的两端	(33)
七	航海无异于赌博	(36)
八	九等于三百八十	(39)
九	有人逃走	(43)
十	他能逃走吗？	(45)
第三章	阿尔马罗	(47)
一	上帝的力量	(47)
二	农民的记忆力可以和船长的知识相媲美	(52)
第四章	泰尔马克	(61)
一	沙丘顶上	(61)
二	虽有耳朵，却听不见	(63)
三	大号字的作用	(65)

四	凯芒.....	(67)
五	郭文的签字.....	(74)
六	内战波谲云诡.....	(77)
七	绝不宽大 (公社的口号)	
	绝不饶恕 (亲王们的口号)	(81)

第二部 巴 黎

第一章	西穆尔登.....	(89)
一	那一时期的巴黎街景.....	(89)
二	西穆尔登.....	(95)
三	身体有一部分没有浸进冥河.....	(101)
第二章	孔雀街的一家酒馆.....	(103)
一	地狱里的三名判官.....	(103)
二	他们在黑暗中狂叫.....	(105)
三	最深处神经的颤动.....	(119)
第三章	国民公会.....	(129)
一	国民公会.....	(129)
二	幕后的马拉.....	(150)

第三部 旺 代

第一章	旺代.....	(159)
一	森林.....	(159)
二	人.....	(161)
三	人与森林朋比为奸.....	(162)
四	他们的地下生活.....	(164)
五	他们的战时生活.....	(166)
六	人们的身上注入了土地的灵魂.....	(170)
七	旺代战争为布列塔尼的历史画上句号.....	(172)
第二章	三个孩子.....	(174)

一	比内战更进一步·····	(174)
二	多尔·····	(181)
三	小部队打大仗·····	(186)
四	这是第二次了·····	(193)
五	一滴冷水·····	(195)
六	胸部伤口愈合了，可心上还在滴血·····	(197)
七	真理的两极·····	(203)
八	痛苦的母亲·····	(209)
九	一座外省的巴士底·····	(211)
十	人质·····	(219)
十一	像古代一样可怕·····	(224)
十二	准备营救·····	(227)
十三	侯爵在干些什么·····	(229)
十四	伊曼纽斯在干些什么·····	(231)
第三章	圣巴多罗买的屠杀·····	(233)
第四章	母亲·····	(247)
一	死神走过·····	(247)
二	死神说话·····	(249)
三	农民们的议论·····	(253)
四	阴差阳错·····	(257)
五	旷野里的声音·····	(260)
六	形势·····	(261)
七	前奏曲·····	(264)
八	善辩和怒吼·····	(267)
九	巨人之战·····	(271)
十	拉杜·····	(274)
十一	绝望的人们·····	(281)
十二	救星·····	(283)
十三	刽子手·····	(286)
十四	伊曼纽斯也逃脱了惩罚·····	(287)

(155)	表和钥匙不要放在同一个衣袋里.....	(290)
第五章	魔鬼身上的上帝.....	(293)
(156)	得而复失.....	(293)
(157)	从石门到铁门.....	(299)
(158)	孩子们醒了.....	(300)
第六章	战斗发生在胜利之后.....	(305)
(159)	朗德纳克被捕.....	(305)
(160)	沉思的郭文.....	(307)
(161)	司令官的斗篷.....	(318)
第七章	封建和革命.....	(320)
(162)	祖先.....	(320)
(163)	军事法庭.....	(327)
(164)	投票表决.....	(330)
(165)	西穆尔登既是审判官，又是最高主宰.....	(335)
(166)	土牢.....	(336)
(167)	旭日东升.....	(344)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A decorative border consisting of four ornate, symmetrical floral or scrollwork motifs, one in each corner,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第一部
海上

第一章 索德烈树林

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后几天，在桑泰尔^①带到布列塔尼的几个巴黎营中，有一营士兵正在阿斯蒂野一带令人望而生畏的索德烈树林里搜索。这支队伍，经过这场残酷战争的重创，人数已不足三百。当时，经过阿尔贡、热马普和瓦尔米战役之后，原有六百名志愿兵的巴黎第一营只剩下二十七人，第二营只剩下三十三人，第三营只剩下五十七人。一个惊心动魄的斗争时代。

从巴黎派至旺代的队伍共有九百一十二人，每个营有三门大炮。队伍是很快组织起来的。四月二十五日，当时的司法部长哥耶，国防部长布绍特，忠告选区建议向旺代派遣志愿兵，巴黎公社^②的成员吕班为此提出一份报告。五月一日，桑泰尔已经做好派遣一万两千名士兵、三十门野战炮和一个炮兵营的准备。部队虽然仓促组成，组织却完善合理，今天依然可以视为样板。目前的连队组成，正是根据这种编制，它改变了过去士兵和下级军官的人数比例。

四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向桑泰尔的志愿兵下达了这样的指令：“绝不宽大，绝不饶恕。”到了五月底，从巴黎出发的一万两千人，已有八千人阵亡。

进入索德烈树林的队伍时刻警惕着。他们并不急于前进，而是前

① 桑泰尔（1752—1809），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当时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

② 法国历史上有两个巴黎公社，这里指的是1792年8月成立的巴黎公社。

后左右地张望。克雷贝尔^①说过：“士兵的背上长着眼睛。”他们已经走了很久。现在几点了？该是一天的什么时候了？人们无法知道，因为野林之中总是一片晦暗，而索德烈树林里又从来不大有阳光。

这座树林是一个悲剧的舞台。正是在这里，从一七九二年十一月起，内战开始了它的种种罪行。凶残的瘸子穆斯克东就来自这令人恐怖的密林深处。许多人在这里被杀，令听者毛骨悚然。没有比这里更可怕的地方了。士兵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到处开满鲜花，人们周围是一座由树枝组成的颤动的高墙，树叶投下一股股令人喜悦的清凉。不时地有阳光穿透绿阴照射进来，地面上，菖兰、沼泽的鸢尾、草原的水仙、预告晴天的小花雏菊和春天的藏红花，五颜六色，装点着人们脚下那厚厚的植被。这里长满各式各样的苔藓，有的像毛虫，有的像星星。士兵们轻轻拨开荆棘，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刺刀上方，有小鸟在啁啾鸣啾。

过去，在和平的日子里，索德烈树林是夜间猎鸟的地方，现在的猎物是人了。

树林里全是桦树、山毛榉和橡树。地面平坦，苔藓和密草使士兵们的脚步声变得很轻。没有一条小路，即使有，也很快就走不通了。到处都长着冬青、野李树、蕨类植物以及一堆堆篱笆似的芒柄花和高大的荆棘，十步以外就看不见人了。

枝叶间不时有鹭鸶或黑水鸡飞过，表明附近是沼泽。

他们走着，毫无目标，提心吊胆，害怕发现他们正在搜寻的人。

他们不断地发现一些宿营的痕迹，一些烧焦的地方，被践踏过的草地，十字架形木棒，染血的树枝。那儿有人做过饭，那儿有人做过弥撒，那儿有人包扎过伤兵。可是曾经到过这里的人们现在已经毫无踪影了。他们在什么地方？也许很远，也许就在附近藏着，手里握着喇叭口短火枪。树林里仿佛阒无一人，士兵们却倍加小心。越是毫无动静，越要提高警惕。他们看不见人，所以对可能躲藏的人就倍加提防。他们对付的是一座声名狼藉的树林。

^① 克雷贝尔（1753—1800），法国将军，系镇压旺代叛乱的将领之一。

这里可能有伏兵。

三十名近卫军，由一名中士率领，作为侦察小分队，走在离主力部队相当远的地方。营里的随军女商贩和他们走在一起。这些随军女商贩总愿意加入先头部队，虽然这很危险，但可以使她们大开眼界，好奇乃是女性勇敢的表现形式之一。

突然，这支先锋部队的战士们身上掠过犹如猎人接近野兽巢穴时的那种战栗，他们听见灌木丛中仿佛有一种类似呼吸的声音，并且似乎看见树叶动了一下。士兵们相互示意。

在侦察兵们所进行的侦察和搜索行动中，无须军官介入，该做的事情他们会自行完成。

不到一分钟，有动静的地方便被包围起来，举起的步枪形成一个圆圈，从四面八方同时对准这片丛林阴暗的中心，士兵们的手指扣在扳机上，眼睛盯住可疑之处，只等中士一声令下便一齐开火。

然而女商贩却大着胆子向荆棘丛中仔细望了两眼，就在中士正要叫“射击！”的一刹那，她大叫一声：“慢！”

然后她转向士兵们，叫道：“别开枪，伙计们！”

她快步跑向丛林，大家跟在她的身后。

那儿的确有人。

在灌木丛最茂密的地方，一个以树根为燃料的炭窑在树林里形成的那种圆形小空地的边上，有一个用树枝搭成的窝棚，一个半敞着的类似供人睡觉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女人坐在苔藓上，胸前有一个孩子正在吃奶，膝盖上有两个熟睡的孩子金黄的脑袋。

这就是伏兵。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女商贩叫道。

那女人抬起头。

女商贩怒气冲冲地加了一句：

“在这儿，你不是疯了吗？”

然后她又说：

“你差点就没命了！”

女商贩回过头来对士兵们说：

“一个女人。”

“没错，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战士说。

女商贩继续说：

“到森林里来找死！怎么会这么傻呢！”

那女人惊愕，恐惧，呆若木鸡，直眉瞪眼地望着身旁的步枪、马刀、刺刀和那些凶神恶煞般的面孔。

两个孩子醒了，叫起来。

“我饿，”一个说。

“我怕，”另一个说。

那个小的继续吃奶。

女商贩对那个小的发了话，她说：

“你是对的。”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

中士向她叫道：

“别害怕，我们是红帽子营。”

女人浑身颤抖，望着中士，但她在一张粗糙的脸上只看到了眉毛、胡子和一对目光灼人的眼睛。

女商贩补充道：

“就是过去的红十字营。”

中士又问：

“你是什么人，太太？”

女人极为恐惧地看着他。她年轻，消瘦，面色苍白，衣服破烂不堪。她身披布列塔尼乡下女人那种有风帽的宽大的羊毛斗篷，用一根线系在脖子上，一只乳房露在外面，仿佛像一只母兽那样满不在乎。她的脚在流血，既没有鞋，也没有袜子。

“这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商贩又用她充满军人气魄而又暗含女性柔情的声音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结结巴巴，用几乎难以听清的声音小声答道：

“米歇尔·佛莱莎。”

女商贩用粗大的手指抚摸婴儿的小脑袋。

“这小东西多大了？”她问。

母亲没听明白，女商贩追问：

“我问你这小东西多大了。”

“噢！十八个月，”母亲回答。

“已经很大了，”女商贩说，“不应该再吃奶了，应该断奶，我们可以让他喝汤。”

母亲稍许放心了。两个醒来的孩子，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害怕，他们欣赏着军帽上的羽毛。

“啊！他们都饿坏了，”母亲说。

接着又说：

“我没有奶了。”

“我们会给他们吃的，也会给你吃的，”中士叫道，“不过事情还没完。你是什么政治见解？”

女人看着中士，没有回答。

“你听到我问的话了吗？”

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很小就被送进了修道院，可是我结婚了，我不是修女。嬷嬷们教我说法语。我们的村子被人烧毁了，我们赶紧逃命，连鞋也没来得及穿。”

“我问你，你是什么政治见解？”

“我不知道。”

中士继续说：

“因为有女间谍，女间谍要被枪毙，懂吗？说话呀，你不是四海为家的波希米亚人吧？你的祖国是哪儿？”

她继续看着他，似乎没有听懂。中士把他的问题又重复一遍：

“你的祖国是哪儿？”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噢！什么地方人，知道。”

“那你是什么地方人？”
女人答道：

“西斯高依纳田庄，在亚泽教区。”
这次是中士感到惊讶了，他思索片刻之后，又说：

“你说……”

“西斯高依纳。”

“这不是一个国家呀。”

“这是我的家乡。”

女人想了想，接着说：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法国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那又怎样？”

“这不是同一个国家。”

“可这是一个国家呀！”中士高声叫道。

女人只是这样回答：

“我是西斯高依纳人。”

“就算你是西斯高依纳人，”中士说，“你的家在那儿吗？”

“是的。”

“干什么的？”

“都死了，我家里没人了。”

善于耍嘴皮子的中士继续问下去。

“见鬼，人总是有亲戚的呀！或曾经有过。你是什么人？说呀。”

女人惊奇不已地听他喊道“或曾经有过”^①，在她看来，这句话

倒像野兽的叫声，而不像人的说话。

女商贩认为有必要参加谈话，她开始抚摸那个吃奶的孩子，并拍

拍另两个孩子的脸。

“这个吃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她问，“这小东西是个女孩。”

母亲答道：“乔瑞特。”

① 法文原文是：“……ou on en a eu”，听起来就是“屋翁囊纳迂”，有些像野兽的叫声。

“老大呢？这小鬼是个男的。”

“勒内·让。”

“他的弟弟呢？他也是男孩，长得还挺胖！”

“胖阿兰，”母亲回答。

“他们都很可爱，这几个小东西，”女商贩说，“样子都像大人了。”

可是中士继续追问下去：

“说呀，太太，你有房子吗？”

“我本来有房子。”

“在哪儿？”

“在亚泽。”

“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

“因为他们把房子烧了。”

“他们是谁？”

“我不知道。是打仗。”

“你从哪儿来？”

“从那边来。”

“到哪儿去？”

“不知道。”

“说实话，你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们是逃难的。”

“你是哪一派的？”

“我不知道。”

“你是蓝的，还是白的？^①你和什么人在一起？”

“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人们沉默片刻。女商贩说：

^① 白色，法国王室的颜色，因此“白的”指保王党；蓝色，革命军制服的颜色，所以“蓝的”指共和派。

“我吗，我没有生过孩子，我没有时间生养。”

中士再次发问：

“可是你的父母呢？喂，太太，把你父母的情况告诉我们。我，我叫拉杜，是中士，是谢尔什·米地街的人，我的父母也是那儿的人，我能够说出我的父母。你也说说你的，告诉我们你的父母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佛莱莎夫妇，就这些。”

“是的，佛莱莎就是佛莱莎，就像拉杜是拉杜一样。可是人总得有身份呀。你的父母是什么身份？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干什么？你说的这对佛莱莎夫妇，究竟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农民。我爸爸是个残废，不能干活，因为爵爷，他的爵爷，我们的爵爷，叫人打了他一顿棍子；这还是爵爷的恩典，因为我爸爸逮了一只兔子，这事足以被判处死刑，可是爵爷发了慈悲，说：只打他一百棍子吧。从此我爸爸就成了废人。”

“还有呢？”

“我的爷爷是胡格诺^①，本堂神甫大人把他弄去服苦役，那时我还很小。”

“还有呢？”

“我丈夫的父亲是个盐贩子，国王把他绞死了。”

“你的丈夫，他干什么？”

“前些日子他在打仗。”

“为谁打仗？”

“为了国王。”

“还有呢？”

“当然，为了他的爵爷。”

“还有呢？”

“当然，为了本堂神甫大人。”

“真他妈的见鬼！”一名士兵叫道。

^① 胡格诺，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教徒的称呼。